

山曉閣
評點

柳柳州全集

一
函
四冊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三版發行

評點柳柳州集

(全四冊定價一元)

校訂者

餘姚魏秉恩

印刷者

上海文華書局

不許
翻刻
仿製

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英租界河南路五百十號
◎德律風第四一三八

發行所

各省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北京
長沙

漢口
開封
廣州

廣益書局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塗山銘

惟夏后氏建大功分三定大位柱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懷威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承大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承大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下極表夏禹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木... 卷四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俸

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

長久以下言子孫不能繼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

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

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

之會安得獨先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

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諸侯只就朝會勳銘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

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稍入事實遺骨專車

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作銘本旨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鍾伯敬評句句字字精切宏偉

塗山一銘只是要後王效法夏禹是一篇主意然欲後王效法夏禹不得不先將夏禹功德極力推崇一起先將大功大政大位總提三柱隨即承寫分作二層每層分作三段極淺深反覆之妙中幅贊頌夏禹功德妙在將唐虞三代前後相形後幅欲後王效法又妙在將子孫不能繼周穆能繼彼此較量總是極口推崇極口揄揚極盡作銘姿態

孫執升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師。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一段叙蠻獠構亂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一段叙天子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太恐。視公之師。如百萬。一段叙柳公仁撫蠻獠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化格異類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一段叙柳公移鎮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一段叙夷人乞銘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

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寫出誠懇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

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黔山之巘巫水之磻諸銘中此篇最優魚駭而離獸犯而

殘戶恐合竄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

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圖四闔公示之門歸德於公我愚抵死公示之

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變徐悔禍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

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

福善積善頌揅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

丹有屏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極畏威懷德之最余之世永謹邦

制誠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此篇處處寫得有聲有色第一段寫蠻獠構亂便有深岩古洞蠢然嘯

聚光景第二段寫天子討問便有提兵四出霆奮雷擊光景第三段寫柳公撫馭便有坐鎮穆如開誠布信光景第四段寫蠻人懷德便有感

慕無窮涕泗交流光景奇文絕世當為諸銘之冠孫執升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出語使作意疑所職尋引規矩

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

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

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

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

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用二而能知體要者歟段○贊○歎○接○入○相○道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于人諷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點○落○相○道○中○合○冷是足為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

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

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條○列○上○文○字○字○相○應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其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

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隨○材○器○使○方○是○相○道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

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接○各○後○連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以。上。是。正。寫。。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贊美。盛溢。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客。句。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

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

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併。指。出。珠。幾。錯。著。。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

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

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藏之妙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謂者注法亦奇楊氏潛其名

孫月峯評落筆如烟雲得史傳國之髓方是古文

茅鹿門評次序摹寫井井入構

程載翼評如李光弼將兵部伍刁斗雖不臨陣森然不亂

此傳分兩大幅看前半幅詳寫梓人後半幅詳寫相道前半幅寫梓人處處隱伏下半幅後半幅寫相道處處回抱上半幅末幅另發一議補出不合則去於義更無遺漏孫執升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

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

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

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慈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斗入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

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就他甚憐焉而卒以禍旦

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

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

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茅鹿門評：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前幅寫橐駝命名。寫橐駝種樹。寫橐駝與人問答種樹之法。瑣瑣述來。

純是涉筆成趣。讀至後幅斗然接入官理一段。變成絕大議論。於是讀

者讀其前文竟是一篇游戲小文章。讀其後文又是一篇治人大文章。

前後改觀。咄咄奇事。孫執升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為宋應無居善藥。有白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

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響。咸譽清。為宋清市藥不急望報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

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

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

笑之。一段曰。清。蚩妄人也。皆為後段埋伏或曰。清其有道者歟。為宋清解嘲一段清遂利以活妻子耳。

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

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極力描寫一不得直。則

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

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再寫宋清不急望報一段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沈

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